

LONG THE ROAD

ALONG THE ROAD

追隨本心

— 回荡世纪的剑桥哲思 —

Arthur Christopher Benson

[英] 亚瑟·克里斯托弗·本森

余卓恒译 孔宁/审校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ALONG
THE
ROAD

追随本心

— 回荡世纪的剑桥哲思 —

Arthur Christopher Benson

[英]亚瑟·克里斯托弗·本森

余卓桓译 孔宁/审校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追随本心：回荡世纪的剑桥哲思 / (英) 本森著；
余卓桓译.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2. 6

ISBN 978 - 7 - 5141 - 1931 - 2

I. ①追… II. ①本…②余… III. ①人生哲学 - 文集 IV. ①B821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01462 号

策划编辑：王 毅
责任编辑：张 力
责任校对：苏小昭
责任印制：李 鹏

追随本心：回荡世纪的剑桥哲思

(英) 亚瑟·克里斯托弗·本森 著

余卓桓 译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编：100142

总编部电话：88191217 发行部电话：88191537

网址：www. esp. com. cn

电子邮件：esp@esp. com cn

北京东海印刷有限公司印装

710 × 1000 16 开 17.5 印张 200000 字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141 - 1931 - 2 定价：32.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88191657)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PREFACE

序

我经常会有这样的感想，即收集或是再版之前已经发表过的文稿，是一件很让人遗憾的事情。作者的心中往往会怀着一股柔情，以慈父般的眼光审视自己心智所结出的这些小小“果实”。诚然，为杂志所写的文稿一般都是有关时事或是一些重大的问题，而且通常是按照题目的要求，迅速完成杂志所要求的稿子。所以，这些文稿有点即席创作的意味，往往堆积一些临时的材料，作者根本没有时间对所写议题进行深入的了解。

但这也并不适用于所有类似的写作。我可以坦诚地说，本人每周为《教会家庭日报》所撰的稿子，专栏名为《人生如逆旅》，其中绝大多数的文稿都并非上述所说的那样。长久以来，我自己写下很多文章，甚至还校过稿。因此我并不需要以写作来养家糊口。这些稿子绝大多数都是一些简单的小论文，在下笔之前已经长时间占据了 my 脑海，在写作的时候也经过深思熟虑。我收到众多读者的来信，内容几乎都是关于这些文稿的问题。所以，我觉得一些读者希望能出版一本选集，让这些文稿以更为固定的方式保存下来。我删除了所有自己不得不写的关于当代一些话题的文章，以及所有引起争议的文章，因为这些文

章都不是我愿意去写的。所删除的这些文章不论多么缺乏主观意图，都会引起读者的猜疑。我开始这个专栏写作的时候，因为刚从长期的疾病中复原过来，内心极度忧郁。当时，我生怕自己无法按时完成交稿的任务，虽然我很努力地以乐观的心态去写作，但刚开始所写的一些文稿还是弥漫着一些不良的情绪——所有这些文稿在结稿成集时也是一律被删略了。

我想简略地谈一下整个系列文稿的写作目的。在我看来，我们英国人通常所犯的毛病，就是对思想缺乏兴趣。我以为，作为一个民族，我们有很多优秀的品质——首先，就是坚定与友善的常识，让我们能以公正客观的角度去审视事物，免于过度的兴奋或是沉浸在难以自拔的忧郁之中。我相信，我们的人民是爱好和平的，遵守秩序与勤劳奋斗的。我们具有真正的谦逊，不会过分沉浸在所取得的成就与功绩之中，也不会过分关注谁获得更多别人关注的目光。我还觉得，我们接受着原则的束缚，而非随性而为。

而另一方面，我们又是保守与智趣不高的民族，过分看重财富与地位，厌恶分析、猜测与试验。我们将一些很值得怀疑的事情视为理所当然，鄙视原创与热情。据我观察，我们似乎并不怎么关心日常生活，也不问自己为什么会去相信一些事情，或是自己是否真的相信它们；而在道德层面上，我们则是彻头彻尾的宿命主义者，相信直觉胜于理智；而且没有充分认识到，在一定范畴内，我们有改变自己的能力。我们通常在人生早年就固定自己对很多事情的看法，然后还为自己能够坚持己见而愚蠢地感到骄傲——而这种所谓的“坚持”，亦不过是一种排斥所有反对我们固有看法的证据及话语的习惯罢了。事实上，我们的心智很僵化，缺乏灵活性。再者，我觉得，我们时常漠视这片长时间不受侵扰的土地所积累起来的古老而美好的“珍宝”，因此，我们能不受阻滞地发展属于自己的制度。当我漫游英国的时候，常为村村落落都有一座精美的小教堂、古老的庄园以及许多优雅的住宅而



感到无比惊诧。显然，要是以前能够有所记载，每个地方必然都有一段属于自身美好与细腻的历史！但是，所有这些都把我们视为理所当然的东西，我们都只是漠然视之，似乎这些事物根本不值得注意似的。

所以，在写作的时候，我内心有两个比较明确的目的——首先，就是要激起读者对于生活及性格中一些小问题关注的兴趣，了解人性的冲突以及叠加，有一股清新之风拂面的感觉，仿佛这一切是如此难以理解，却又有趣得如此不可思议——这一切都根源于日常生活中人与人的关系。我活得越久，就越觉得每一天都充满着人性交往的无限复杂与美感，感觉到一些很庞大却又高尚的问题正被逐渐地分解，在漫长的延宕中获得自然的解决。文明就具有这种巨大的能量，让人类远离孤立与敌对的状态，感觉到自己不能远离别人，只是自私地循着自己的路线来走；相反，我们是互相依赖的，彼此都应该给予鼓励与帮助。我们最不起眼的动作或是一闪而过的思想都肯定会影响别人；善与恶都会播下种子，生根发芽，直到我们在耐心与爱意中渐臻完美。当我更加深入了解人性之后，惊讶地发现，人其实通常都意识到一些高尚与美好的理想，虽然是以很微茫与不确定的方式表现出来，但他们却似乎因为在生活中无法实现这些理想而感到悲哀，忧郁地意识到，自己没有在生活中做到最好，发挥自身最大的力量。所有那些充满活力、不断奋斗、满怀希望及有感而悲的人们——而不只是地球上的一切生物，而是超脱于永恒的帷幕——增强了我对人类拥有一个美好的未来的信心。我真心相信，这是一个充满欢乐的未来，因为欢乐是精神中最原始的天性，是不可能屈服于悲伤与痛苦的。若这些悲伤与痛苦的存在只是为了让我们最终获得欢乐与平和的话，那也是可以暂时容忍的。当我们愈加深入地了解自己与他人，就会发现人类的可能性愈加丰富与复杂；若能让心灵去追求永恒与精神的话，将目前的一些事情或是物质放在正确的位置，这对我们来说会更好一些。人们常常觉得，这个世界充斥着许多被误导的情感、悲伤与失望，让我们为一些根本



不值得为之烦心的事情感到郁闷，为一些小事而恶言相向，固执的成见难以撼动。而在所有严苛的理念中，最为恶劣的，当属某些人觉得，要是人们不以自己认为正确的方式来获得快乐的话，那他们也最好一点儿都不要快乐。我觉得，这就是英国人性情中最大的一个缺陷——对自身幻想与观念固执的坚持，极度缺乏怜悯之心与相互理解。所以，我在这些文章中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向我的读者解释自己的观点，希望他们能够了解——互相谅解、欣赏、宽容以及兄弟间友爱的极端重要性。若是可以的话，我想说，自己真的希望有生之日能见到这成为现实！我绝不是鼓吹任何人轻易放弃自己一直所珍视的信念。但是，在不去蔑视或是怀疑他人真诚信念的前提下，我们也依然可以坚强与勇敢地秉承自己的信条。

其二，我试着去唤醒读者对普通事物的兴趣——诸如我们所见的地方，所听到的言语抑或所读的书籍，日常简单的生活体验等——只要我们愿意去找寻与发掘的话。精神与心智最为可怕的敌人，就是潜入勤奋之人脑海中沉闷的思想——面对日常生活的肮脏污秽，他们内心难有波澜，泰然处之；看到人生漂亮的灯火渐次熄灭，表情冷漠，从未泛起再次点亮的念头；他们闷闷地看着，毫无表情地听着。但若是人们能扪心自问：“这到底意味着什么？背后隐藏着什么？为什么这些东西会存在，成为现在这副模样？”我们就可发现很多让人震惊与美好的纽带，源头可追溯到过往，莫不与现在的我们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思想与纽带！这就是生活中仅次于人类关系本身最为美好与亲切的东西了，而这些并非在我们能力范围之外。很多人所需的，只是如何去开始，学会去问自己怎样的问题，在思想或是情感中作怎样的小试验罢了——这是我从一开始写作这些文稿时所面临的一个简单任务。在完成这个任务的时候，没有人能比我感到更加高兴。因为，正如我之前所说的，我每天都为生活中那些美好且难以言喻的兴趣、美感以



及其所蕴藏的秘密，乃至存在的问题而倍感惊讶与兴奋——其中有些让人伤心不已——但仍存在着一个巨大的希望，因为万能的上帝在我们背后。在朝圣之旅中，我们所居住的“生命之屋”只有涤尽所有烦忧，方能变成真正宏伟与大气的地方。正如古时睿智的作家所说的：“一房之立，始于智慧；坚如磐石，成于理解；富丽堂皇，需凭知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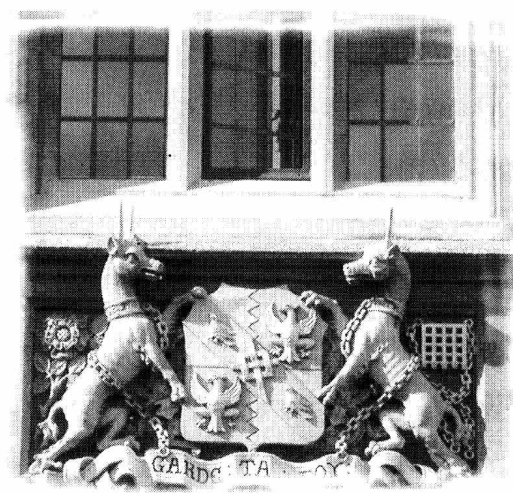
亚瑟·克里斯托弗·本森

写于古老的乡间小舍

剑桥大学莫德林学院

1912年8月5日







CONTENTS 目录

序 / 001

一 心的惘惑 / 001

废墟就废了吗？ / 003

凡人不能永恒？ / 006

朋友，你为何缄默了？ / 011

谁说地球应该全部是绿色的？ / 0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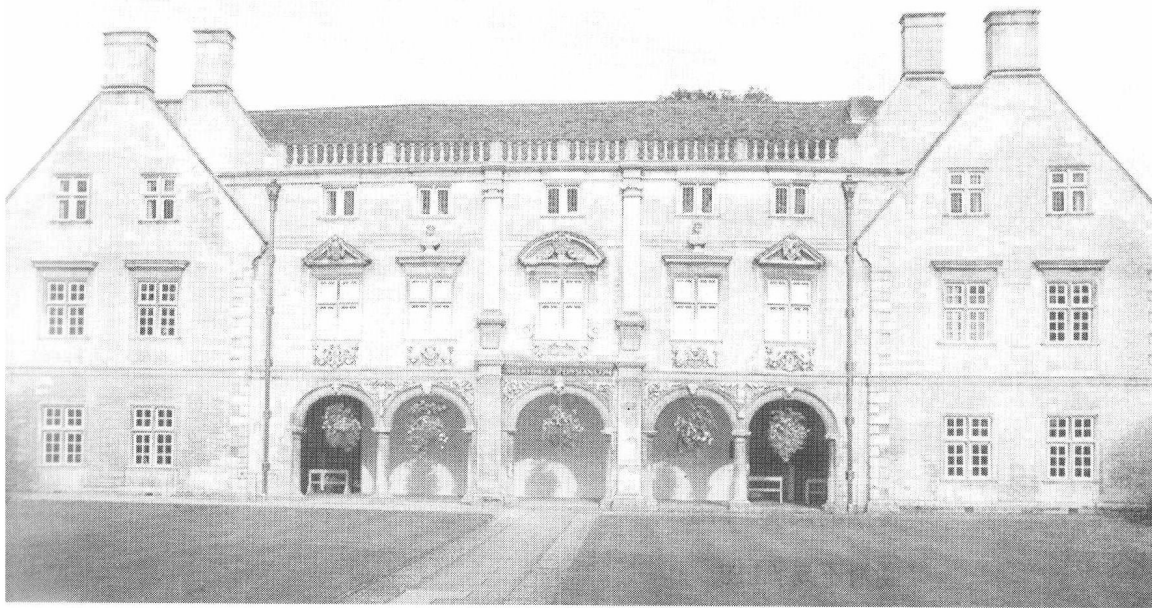
迷信就是封建？ / 020

艺术就是人生？ / 025

八卦怎么了？ / 031

看书很了不起吗？ / 033

写信有用吗？ / 038



如果冬虫没有吃夏草？ / 044

逆耳就是忠言？ / 047

何必要下决心呢？ / 051

八哥只是一只鸟？ / 054

原创就好吗？ / 058

真诚就真吗？ / 064

庸俗就俗吗？ / 069

公开就没有隐私？ / 073

第六感靠谱吗？ / 078

为啥要嫉妒？ / 081

自怜有用吗？ / 086

二 心的顿悟 / 091

死亡的模样 / 093

首相，首先是一个人 / 097

被人曲解的时候 / 102

他，只是一个世界公民 / 107

诗人的意义 / 112

怜悯的尺度 / 116

圆滑不易 / 119

骄傲的罪与罚 / 122

民主好简单 / 125

爱玩是必须的 / 129

心碎的解析 / 133

像风一样自由 / 137

止战之殇 / 140

心不在焉怎么了 / 146

我就喜欢 / 150

赌，是一种态度 / 153

其实，英语很简单 / 157

谈话的艺术 / 161

只为向儿女吹牛 / 165

铭言的真谛 / 169

岁月的胜利 / 173

乐极生悲 / 176

牧师的救赎 / 181

牧师的布道 / 185

外面的世界 / 189

心灵的体验 / 193

三 心的感恩 / 197

怀念父亲 / 199

布伦特圆丘 / 204

小狗罗迪 / 207

我家的老保姆 / 210

平和的心 / 215

真我的风采 / 219

内在的人生 / 223

夜半的钟声 / 228

心不设防 / 232

隐士的救赎 / 237

秋天归家的路 / 241

诗意地栖息 / 246

年轻就是好 / 2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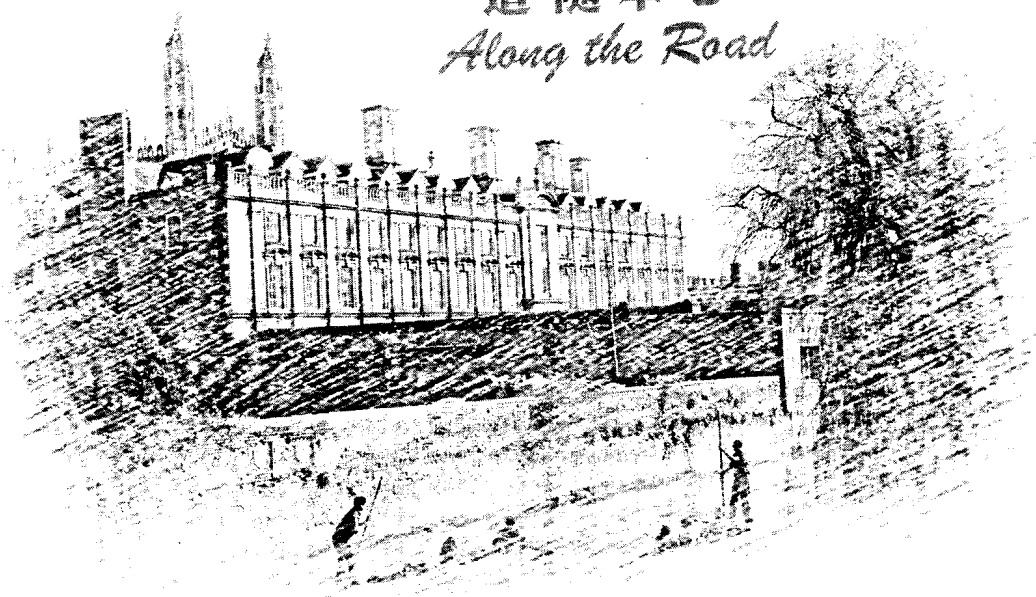
寓言的泪水 / 255

总有你陪伴 / 259

爱的宽恕 / 263

一 心的惘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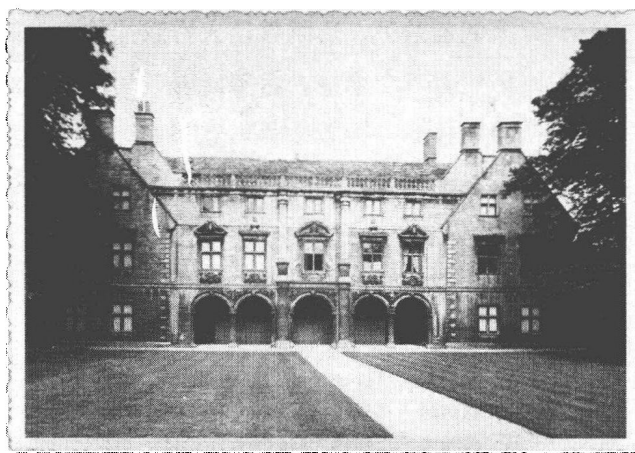
追 随 本 心
Along the Road



废墟就废了吗？

我时常会思忖一个问题，即人类从对废墟建筑的沉思中所获取的快感，到底根源于何处呢？凡人可能会自然地认为，乐于见到某个建筑或是教堂——这些给我们带来欢乐或是虔诚的地方，一些见证着众多逝去人生，隐逝的荣耀或是幻如青烟的奢华——的残骸，这里面必然有某种病态的思绪在作怪。这些残垣断壁承载了许多过往的希冀、情感与欢乐，还有数不尽的恐惧与悲伤！我窃以为，这些地方的魅力之一，就是某种“过往美好却被糟蹋的事物”的那份魅力，感觉到生命的欢乐，勇敢无惧的念头，宏大的向往。而眼前的一切又是那么的简单，弥漫着难以言喻的哀伤，往昔这里所遭受的苦难，仿佛滑进了无尽黑暗的渊薮，牢牢紧闭着。也许，这就是那些历经人生风雨或是想象丰富之人，站在这些古代废墟之前的感慨吧。当夏日的阳光拂在爬满常青藤的山墙与崩塌的拱门之时，有一种万物皆静与从容之感。此刻，肉身的死亡或是泛滥的洪水，都不能将之湮没。原来，废墟本身也具有如此的美感。

我以为，这样的情感并非古而有之，最早也只会追溯到100年前而已。让人诧异的是，我们眼前所见到的这些残垣断壁，在中世纪的建筑者们眼中，是没有任何上述的哀婉或是沉吟之情的。他们发自内心地希望以新式建



筑取代古老的。他们也不会想在一座古老或是简朴的教堂前加上一个宏大前廊之类的东西。他们似乎总是乐于推倒一切，用更有创意的事物加以代替。就废墟本身而言，他们觉得这只不过是一堆毫无用处与没有存在意义的石头而已，顶多也只是个露天矿场，方便取石而已，虽然这是过往国王与特权阶层享受的地方。我们还须记得，自文艺复兴时期之后，直到霍勒斯·沃波尔^①与格雷^②出现之前，哥特式建筑被人们认为是丑陋与野蛮的，理应被更为经典与结构对称的建筑取代；反之，人们也只能沉默地忍受着。所以，这种关于古老废墟建筑的情感，完全是前所未有的。我以为，这是一种很柔和的观点，有益于心灵与智慧；虽然这可能暴露了我们对提升自身能力方面上缺乏自信的问题。这种情出现感的归因，就是我们找不到属于当代自身的建筑，不是勇闯新路，而是不断地整合与重建过往的路子。

诚然，对当代人而言，废墟往往与快乐的假日时光、野外探险或是野炊等活动联系在一起。在废墟身上，又能体现某种野趣、欢笑、幽默或是不同寻常的食物与自身正常身心的休闲状态。回想我童年时期的夏日，在这些地方游玩的情景，试着去解开其中所蕴涵的魅力所在。这些破烂的地方当然不会跟风景秀丽一词挂钩，也无法激起什么美好的想象。小时候，我从未在脑海中勾起过往的生活：那些披着盔甲的骑士，穿着严实的女人，在守卫室及厅室里苦中作乐的情景，从来没有闪过我幼稚的脑海。我所能想到的乐趣，就是沿着破碎的梯子上匍匐前进，远眺着让人昏眩的护墙，窥视着黑暗的拱顶，心中始终怀揣着一个愿望，希望能够碰巧发现埋藏的珍宝，在某一个土制的瓷器中找到一大堆古币，或是在一块风化的骨头上找到一枚戒指；这些事情是常有发生的，为什么就不会让我碰到呢？我也并不像马修·阿诺德^③日记中记录他八岁大的儿子那样，在被带到弗内斯修道院时的那般反应。阿诺德的儿子的绰号叫巴奇。当看到古时马车孤零零的残骸，

① 霍勒斯·沃波尔（Horace Walpole, 1717—1797）英国政治家，历史学家。

② 指约翰·格雷（John Grey, 1724—1777）英国政治家。

③ 指马太·阿诺德（Matthew Arnold, 1822—1888）英国诗人，文艺批评家。

